

一个 警察的 遭遇

外国中篇小说集



封面设计：王道珍

一个警察的遭遇

(外国中篇小说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44,000
1985 年 9 月第 1 版 198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400 册

书号：10100·842 定价：1.65 元

责任编辑 朱 绮 竺祖慈

目 录

一个警察的遭遇(美国中篇小说).....	1
----------------------	---

一切正常(日本中篇小说)	111
--------------------	-----

一 人材	113
二 密谈	140
三 百度石	153
四 接待	161
五 无礼的人	172
六 美谈	184
七 拍肩	201
八 降职	211
九 意外事故	229
十 少女们	250
十一 独断专行	272
十二 幻影之城	293
十三 蝼蚁之辈	310
十四 豪游	318
十五 安全帽	332
十六 下场	351

一个警察的遭遇

(原名《赛皮科》Serpico)

〔美国〕 彼得·马斯著

姚 琮 杨魁信 编译

纽约市九月里的一个下午，天气温暖，我看到弗兰克·赛皮科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豪华的曼哈顿饭店。

赛皮科三十五岁，是一个那不勒斯鞋匠的儿子。他在新斯科舍度过两周假期后，刚刚回到这个城市。因为他同一位医生在饭店附近有约会，所以我们说好在饭店里小饮几杯，听听他的旅途见闻。他一边喝着酒，一边带着留恋的语调谈起了他在新斯科舍的旅行。他这次是向北方旅行，可是他向外边散布的消息却说是向南方去，甚至还买了一张去南方的佛罗里达的飞机票。实际上他独自一人带着他那条英国牧羊狗阿费，驾着越野车去了新斯科舍。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死亡在威胁着他，同时也因为他已有一年多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考虑一下迄今他个人遇到的一系列艰难险阻，同时也盘算一下自己未来怎么办。

赛皮科喝酒很有节制，他拒绝喝第二杯加番茄汁的伏特加酒。随后，我决定陪同他到他城里商业区的寓所去。

赛皮科的常住寓所在格林威治村西侧，离赫德森河码头有三条马路。很长时间，赛皮科的邻居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后来他们虽然知道了他是纽约警察局代号为 761 的三级侦察员，可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同赛皮科的无拘无束的交往。

赛皮科敢于做警察界中从来没听说过的和不可原谅的事情。他认为，既然已经庄严宣誓要维护法律，那就要按照誓言去做，对任何人都要依法办事，而不能是对别人执法如山，对警察却网开一面。事实上在警察界里，即使是最奉公守法的警察，也是按照这种传统的双重标准来对待法律的。可是唯独他特殊，他不贪污，不受贿，不敲诈勒索；他也不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因为他有这样的决心，赛皮科成了一个怪人。他不仅向上级告发他的同事的贪污腐化行为，而且还自愿出庭作证。在四年的孤身奋斗中，他曾想取得警察局和政府高级官员的支持，但这种希望一再遭到挫折，他不得不生活在随时会被那些朝夕相处的为非作歹的警察发觉的危险之中，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去一家报馆，揭发出了内幕。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市长约翰·V·林赛发现自己在公众面前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个负责调查警察贪污行为的委员会成立了；一位警察局长突然辞去了他的职务；一大批警察高级官员引退；警察局的组织和工作程序进行了空前的改组和变动；对下级胡作非为负有责任的地区官员被扣留了，接着是一些警察管区的上尉被降了职；督察降了级，中尉和警长大批地更换；宣布了一阵急风骤雨似的起诉和对警察局部门的控告。联邦专门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亲自调查后宣布，他发现了一起高达二万五千美元的“对警察的巨额行贿”，并公布了受贿警察的名单。赛皮科还在公开审讯时证实，警察局内仅仅一个部门，在一年当中受贿竟达四百万美元，这说明贪污的广泛和根深蒂固的程度。市政府和警察局的负责官员最后承认，虽然他们曾经收到过赛皮科向他们呈交的专门报告，可是事实上他

们从未采取任何措施。

随着事件的展开，弗兰克·赛皮科在其中的作用被透露了出来，于是他成了许多警察既害怕又想干掉的人。

在我们相识之前七个月，也就是一九七一年二月三日夜晚十点四十二分，位于布鲁克林西北部的绿点医院急诊室的电话铃响了起来。黑人护士安·贝内特拿起话筒听了后高声喊道：“一位警察遭到了枪击，就要把他送到这里来了。”

在几条马路之外，一辆警车的警报器刺耳地尖叫着，车顶灯忽闪忽闪地亮着。赛皮科无力地躺在后座上，脸上、胡子上和他穿的警察制服外衣的上部全是血。除司机外，还有一位警察脸冲后跪在前座上，伸出手来扶住赛皮科虚弱的身躯，以免他在汽车急转弯时翻滚下来。

大约二十五分钟之前，赛皮科在执行搜查麻醉毒品的任务时，脸部遭到了枪击。现在，他躺在警车中，一阵阵地感到要虚脱过去，可是他竭力挣扎着保持清醒。他不知道自己受的伤究竟有多重，他模模糊糊听到他们在无线电中谈论要送他去绿点医院，他想如果他能坚持到医院，也许就会得救了。

赛皮科被枪击的消息传到警察总局，官员们首先感到惊恐不安。大约六个月前，在对一位否认受贿数千美元的便衣警察进行听证审问时，赛皮科是主要证人。这个便衣警察被证明有罪，关进了监狱，这使得类似案件的其他人也承认了罪行，希望减轻刑罚。因此，这件枪击事件发生之后，警察总局最初担心，赛皮科是被与他共事的警官枪击的。事后，证明这种想法没有根据，可是还存在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疑问：枪击是发生在正常执行任务的时候呢，还是有预谋的呢？

历历往事萦绕在赛皮科的心头，他回忆起了人们对他的规劝和恐吓……

赛皮科被抬着绕过修建中的急诊室，进入一间设备陈旧、最多只能同时容纳三个病人的小治疗室。由于子弹没有打进脑部，暂时用不着做手术。虽然如此，赛皮科的伤势仍是非常严重的，他被送进了综合急诊室的另一间屋子，进行严密的观察。

*

*

*

赛皮科遭到枪击时，他是警察局中便衣警察小队的队员。便衣警察负责巡逻，并执行特殊任务，通常是搜查贩毒、卖淫和赌场。他们的工作比穿制服的巡逻警察高一等，能力较强的人才能被选中从事便衣工作。他们都受过专门训练，如怎样寻找目标，怎样进行监视，以及在进行搜索时注意有关证据的规则等等。但是对于同赛皮科在便衣警察学校一起受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训练简直是浪费时间；他们不是专心致志地学习，而是上街去寻找贿赂。

赛皮科当便衣警察有他自己的原因，他非常想当侦察员，而在当时，对于一个在局内没有得力后台的巡逻警察来说，除非当便衣警察，否则就无法晋升到侦察员的职位。当了便衣警察之后，赛皮科自己不介入有组织的受贿，但时间长了，他觉得对别人的受贿也不能置若罔闻。他想他应该首先向使贪污得以日益猖獗的这个体系开炮。也正因为如此，他触怒了很多警官，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感到狼狈不堪。他破坏了一条不成文法，这条不成文法实际上使警察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条不成文法就是：一个警察不能检举别的警察。

赛皮科仰面躺着，左眼肿得很厉害，子弹射进去的伤口，已经用绷带包扎起来了。一块纱布松松地包着他那渗血的耳朵，已经染满了鲜血。两根橡皮管连着他胸部右上侧的一根血管。干了的血液粘在胡子、头发和胸部上。凌晨两点半钟，他被送进了三楼的外科病房。

*

*

*

督察长助理西德奈·库珀大约凌晨两点钟时在家里接到了电话。库珀是一个在警察界干了三十一年的老警察，他已经习惯于深更半夜接电话，拿起听筒，商谈发生的问题，然后毫不耽误地接着睡觉。可是，这一次却不同了，他笔直地坐在那儿，浑身发抖，这在他整个警察生涯中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打电话的对方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这个记者一直在报道赛皮科所揭露的丑闻，他想打听有关枪击的事。

库珀简直无话可答，因为他刚刚才听到这件事。这真是绝大的讽刺。在警察局所有高级官员中，库珀是赛皮科唯一信任的人，他也是唯一想对赛皮科报告的贪污腐化情况进行调查和扩大调查范围的人——对于这一调查，库珀的大多数同僚是竭尽可能地缩小范围，希望整个事情烟消云散，只有他一个人帮助和支持赛皮科。

库珀立即驾车来到绿点医院。当他在遮暗了的小房间里俯视着赛皮科时，感情不由得激动起来。他拿起赛皮科的手，紧紧攥着。

库珀清楚地知道警察中的丑恶一面。在他跻身警察界初期，他的上级对受贿的态度是：“伙计们，只要不被抓住就行。”可是在他成为警察管区的领导后，他就开始制止已经在很多警察中习以为常的有组织的敲诈勒索和接受贿赂的行为。可

是他很快就发现，警察局领导集团的兴趣并不在于铲除内部的贪污腐化，而是想把它销声匿迹，掩盖起来。

库珀离开绿点医院后，驾车径直去第九十二警察管区。枪击事件就发生在这个管区。对这件事的调查也正在进行。他同往常一样那么抑郁，一进入警察分局的办公室，他立即觉察到可能发生最可怕的事，就立即派人去昼夜保护赛皮科。

第二天早晨八点刚过，一位护士唤醒了赛皮科。她问他感觉怎样。他说：“很好。左边脸有点疼。”他说话稍微容易点了，但还只能从嘴角吐出含糊不清的话来。

护士开始用海绵擦去他脸上、脖子上和胡子上已经干了的血。“我要把你弄得漂亮点，”她说，“你愿意干净漂亮地会见市长，不是吗？”

“谁？”

“市长啊，他在楼下，随时都会来这里。”

“他来干什么？”

护士笑了。“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来看你的是市长这样的大人物啊！”

当约翰·林赛市长到达医院时，许多记者早已成群结队地在那里等候。市长在人们的陪同下走上三楼时，他们簇拥在后面。在病房外面，医生对林赛说，目前赛皮科的伤势比较稳定，但也可能脑中潜伏着并发症。这位高大的市长在严肃地倾听医生讲话时，电视人员开始拍摄电视片。医院负责人费了很大的劲才阻止了摄影记者跟着市长进入病房。

赛皮科看见他进入病房，可是他没作出打招呼的表示。经过了一段尴尬的沉默后，林赛开口说话了。“赛皮科警官，我

知道你身体很虚弱，可是我想告诉你，你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所有的纽约人都因为有你这样的人而感到自豪。”

赛皮科只感到憎恶。大约四年前，赛皮科去找市长的一位最亲近的助理，表示希望能见到市长本人，以便把他亲眼看到的、可以证明警察局大规模贪污的事情，一件一件地讲给他听，可是毫无结果。赛皮科心里想，非要等自己遭到枪击以后他才有空来看他。

看望大约持续了一分钟。然后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林赛对记者和摄影记者说：“他是个很勇敢的人，他应该受到最高的奖赏。”

一位记者想知道，赛皮科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市长说，“他身体非常虚弱，无法答话。”

*

*

*

二月四日凌晨，市长探望赛皮科之后，警察局立即宣布，枪击赛皮科的凶手已被逮捕。凶手名叫埃德加(马姆波)·爱奇瓦里，二十四岁。他吸海洛因，而且是个海洛因贩子。爱奇瓦里被捕时腹部受伤，已被送进绿点医院四楼外科病房——赛皮科病房上边那一间。爱奇瓦里的过去犯罪记录是：藏有海洛因和持刀强奸。

尽管赛皮科被枪击，同他反对贪污受贿的活动是否有联系这一点尚在调查中，但警方竟断然宣称，二者之间并没有关系。与此同时，赛皮科遭到枪击的消息在警察局传开后，很多管区办事处的布告栏上贴出了字迹非常潦草的小字条，颇具讽刺意味地要求捐款聘请律师来为“枪击赛皮科的伙计”辩护，并且出钱请人教他把枪法练得更好些。

警察局对新闻界发表的关于枪击的说法是，赛皮科带着

一小队便衣警察，向爱奇瓦里出示警官身分证后，想进入爱奇瓦里的住所。可是门口被一根门链挡住，接着从爱奇瓦里住所里射出了两粒子弹，一粒击中了赛皮科。赛皮科的同伴立即还击，打伤了爱奇瓦里的手臂。爱奇瓦里从公寓后面跑了出去。警方还说，爱奇瓦里是在几条街之外，经过第二次互相射击之后被其他警察抓住的。

根据赛皮科的记忆，情况有出入。在那天早晨发表这一消息时，赛皮科并不知道在细节问题上是怎么说的，而且即使知道了，由于他伤势严重，也顾不上去管这事。现在他的头一阵阵地疼得很厉害，可是从神经损伤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由于绿点医院没有神经外科，他们决定把赛皮科转到布鲁克林犹太人医院去。表面的理由是，外科手术不是当务之急，同时布鲁克林犹太人医院的设备更好一些。另外，这个医院是个私人医院，赛皮科可以有一间私人病房和专门护理的护士。

中午刚过，一辆警察局的救护车把赛皮科送到了布鲁克林的犹太人医院。他被安置在九楼的一间屋子里，一位穿制服的警察在门口站岗。这位警察下班时，一位护士听见他对接班的警察说：“呆在屋子外边。别跟那个家伙说话。”

*

*

*

从孩提时代起，警察是“好人”，是权力、威望和尊严的化身的概念，就深深印在赛皮科的脑中，十七岁时，赛皮科没等征召就志愿服役，在朝鲜以步兵的身分平平静静地度过了两年。从陆军退伍后，他考进了布鲁克林警察学院，主修警察专业。他贪婪地读着警察局印发的小册子和简报，并把其

中一份贴在床前的墙上。这份文件中提到警官的职责就是为社会服务。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赛皮科宣誓成了一名见习警察。宣誓前，他和其他新警察被授给了警察徽章。一天晚上，赛皮科和奥康纳捉住一名抢劫犯，消息在学院中迅速传开。有的教官告诉他们说，他们一定会获得“市长奖”，这是在毕业典礼上颁发的最高荣誉奖。可是后来，另一个新警察由于逮住了一个冒充警察的坏蛋而得到了这个奖。据说他同副督察长有亲戚关系。一位新警察对赛皮科说：“明白了吗，在这里你干了些什么，并没用处，起作用的是你认识谁。”

在毕业典礼上，赛皮科第一次穿着制服直挺挺地坐在那里听演讲。上司对他们说，作为一名治安警察，他的工作具有道德、社会和政治的重大意义，因此，无论在值勤时还是在业余时，都必须保持谦虚谨慎和行为端正。赛皮科对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不过在这些教导当中，除了提到要求他的个人行为“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之外，从未提及贪污腐化和行贿的事，也没有谈到一旦发现贪污受贿，就应根据自己的誓言立即报告的职责。

住进医院的第四天，赛皮科觉得好了些，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周围的环境。他觉察出房间里摆满了鲜花，在下午的晚些时候，护士给他拿来了一封信。他看到这封信是寄到绿点医院，又转送到布鲁克林犹太人医院的。邮戳是二月四日，可能是在他遭到枪击后数小时发出的。

乍一看，里面是一张表达善意的卡片。卡片上印着：“迅速恢复健康！”可是“恢复健康”这几个字又被用钢笔画掉，改

写上“死亡”。在下边，同样的笔迹写着：“你这个垃圾口袋。”这个词的含意是避孕套，这是警察的行话，是警察之间对其同行用的最难听的称呼。

*

*

*

一九六〇年三月六日，也就是赛皮科从警察学院毕业后的第一天，他来到位于布鲁克林区的第八十一管区工作。这里的犯罪率极高，抢劫、强奸、盗窃、偷汽车、行凶杀人等等，样样都有。当赛皮科第一次去执行巡逻任务时，一位年龄较大的警察和他同行。他问赛皮科负责哪个岗区，赛皮科告诉他后，那个警察说：“是吗，小伙子，这可是个好地方。你可以在饭馆里吃饭，饭菜又好，又可以白吃。”

“你是说，我吃了饭可以不用给钱？”

“嗯，给服务员二十五美分就行了。”

不久，赛皮科了解到本管区有六个饭馆供应警察吃饭，有的是完全白吃，有的只付一点象征性的钱。饭馆老板都期望能得到特殊的照顾作为报答，比如，当有人在饭馆里制造麻烦时，警察立即就来制止；又如允许这些饭馆的顾客在大街上不能停车的地方停车。受到特殊照顾的饭馆老板可以拿到一张外勤警察慈善协会的卡片，如果把这张卡片挂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当违反了停车规则时，就可以不受罚。

赛皮科替别人值勤，特别受人欢迎，因为赛皮科情愿在八小时巡逻时都由他驾驶汽车，而不是象通常那样轮流驾驶。一天，他看见前面的一辆汽车闯红灯，他加快了速度把那辆汽车叫住。这时，他的伙伴，一个大腹便便的老警察，正懒洋洋地靠在座位上。赛皮科下车向那辆汽车的驾驶人要驾驶

执照和登记证。登记证上已经登记了好几次违反交通规则的记录，驾驶人都快急疯了。他对赛皮科解释说，他快穿过十字路口时才看到交通灯变成了红灯，还说他是个推销员，就靠汽车办事，如果这次再算他违反交通规则而发出传票，那他的驾驶执照就会被收回去。“您能通融一下吗？”他恳求道。

这辆汽车的确不是飞快地闯过红灯，而是相当慢地驶过停车线，这同这个人所说他没有注意到灯光的改变是符合的。赛皮科正想警告他几句就放他走，那个人却忽然说：“喂，要是不给我传票，我愿意出三十五元钱。”

赛皮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不给你传票，你愿意给我三十五元钱？”

“警官先生，我的皮夹里只有三十五元了，真的，不骗您。”

“你在这里等一会。”赛皮科说。他回到警车旁对他的同伴说：“嘿，你出来听听。我需要个证人。我准备拘留这个人，因为他要行贿。”

“行贿，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家伙说，要是这次放他走，他就给我三十五元钱。”

赛皮科的同伴说：“噢，你上车吧，我来处理这件事。”

他在汽车里等了大约一分钟，看见他的同伴走了回来，而那个人驾车走了。

“怎么回事？”赛皮科问道。

他的同伴上了汽车，伸开手数着弄皱了的三张十元和一张五元的钞票。“你有钱找吗？咱们一人一半。”

赛皮科开动了汽车。“我不要，”他茫然若失地说，“我没有家庭负担，我不需要这钱。”

“弗兰克，你这小伙子真好。这些钱可以给我的孩子买

不少牛奶呢！”

赛皮科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曾经大吃一惊。慢慢地他尽力使自己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在小时候他就看见过警察随便地从附近的商店中拿水果，而大家都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交通事件只不过是这类事情中又加了个花样罢了。

虽然他对这类事情有看法，但他只不过是管区的一名新警察，又能怎么样呢？他当然可以到警长或者中尉那里去汇报他的同伴，一位干了十多年的老警察接受了贿赂。据他所知，他们都知道有这类事情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他们自己也在拿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没有人鼓励改变现状。对于每一个新来的警察来说，他们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也接受贿赂，要么就假装看不见。

*

*

*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日，赛皮科头部遭受枪击后的第七天，第二封“慰问”卡片寄到了犹太人医院。这种卡片上的慰问词是印的，是专门用来寄给丧失了亲人的朋友或者熟人的。卡片上印着：

致以衷心的慰问

但在这张卡片的下方却有手写的表示诅咒的话：“你没有脑浆迸裂，你这个臭杂种，愿你早升天堂。”

在收到第二封匿名信的下午，人们把赛皮科用车推去拍片。X光照相证实了碎片都在耳骨区域，其中有一块非常靠近颈动脉。这块碎片特别使人担心，尤其是它还可能移动。但是，从拍摄的片子来看，碎片好象至今仍然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